

達悟族原住民故事中的女性經驗

布興·大立
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
本院牧育長
系統神學助理教授

地底下還有另一個世界？簡直又是另一個天方夜譚的奇想。在台灣原住民的故事文化中，對於「地底下的另一個世界」之概念，確實是有著非常豐富的思想。或許有佛教徒認為「地底下的另一個世界」其實就是所謂的「十八層地獄」之世界；而有些基督徒，或許不經思索地認為，那就是馬可福音的作者所說的：「地獄的世界」，並進一步的形容那個地方，是一個「蟲子不死，烈火永不熄」的「地獄」世界¹。

儘管「地底下的世界」可能是懲罰作奸犯科之人的地方，或是上帝咒詛罪人的地獄世界；但是對於原住民而言，「地底下另一個世界」，不僅不是可怕的世界，而且還進一步的認為那是人類起源、文化生活的根據地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原住民把土地看成是我們的母親，因為它生出、養育了我們，因此土地是我們的母親，是我們的認同，是我們的生命，也是我們的宗教。沒有土地，就沒有今日的原住民；有了土地，才有原住民的世界。所以，在原住民的故事文化裡，土地是神聖的，而不是所謂懲罰不義之人的「地獄」世界。

有關「地底下另一個世界」的故事

在蘭嶼島達悟族原住民的故事裡，他們把「地底下另一個世界」的意義發揮得淋漓盡致，認為那是他們文化習俗、地下屋、兩性平權的來源，以及糾正地上世界不合人性的判準。根據達悟人李奉祈所撰寫《達悟風俗習慣》的報告，² 該族有這麼一則很盛行的傳說故事：

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朗島部落裡有一對夫妻育有兩個姊妹，他們經常苦待姊姊，而特別偏愛妹妹。有一天姊妹倆上山採野菜，在路途中看到了一隻很可愛的山老鼠鑽進了野菜的根部，當她們很好奇的合力連根拔起那棵野菜之際，她們赫然發現在根部下方的地口中，地底下還有另一個世界。

於是在姊姊打發妹妹回家後，想起了父母親的偏愛、冷落、無情的苦待時，就從那個地口跳了下去，到地底下另一個世界。在那裡有一位男青年看到她的衣著裝扮與他們不一樣，就問她說：「妳從那裡來？」她回答說：「我從你們上面另一個世界來的。」那位男子帶她到部落裡，並讓她穿上了他們的衣服，部落裡的人都接納她，並為她的美麗唱起歌、跳起舞，歡迎她到這個不同的世界來。

¹有關馬可對「地獄」的概念，參閱九：42-49。

² 取自李奉祈於1997年修讀玉山神學院「福音與文化」之課堂報告。

過了一段日子後，她就和那位青年結婚生兒育女，夫妻相敬如賓，互相尊重，並分工合作地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。女的很勤勞的向他們的族人學習各種服飾的編織、歌唱跳舞、種植芋頭，以及參加他們各種慶典的儀禮；男的也很邁力的跟長輩們學習建造獨木舟、地下屋、打魚等等的生活習俗。經過了一段長久的時日後，女的很想念地面上的家人，於是他們全家人回到了上面的世界，將他們的生活經過，告訴了她的父母親。父母親泣不成聲地對她說：「我們寶貝的女兒啊！過去我們因著偏愛與苦待，而失去了妳，現在因著地底下另一個世界彌補了我們殘缺的愛」。於是，這一對從地底下上來的夫妻，將他們所學的傳授給他們的親人，這就是現在達悟族生活方式與文化習俗的來源。

追求女性自由自在的世界

聽了這個故事，表面上是充滿玄機又不可思議。是的，故事本來就是越玄越能吸引人，說得如仙境般的童話世界，越能扣人心弦。但是故事的真理不只是停留在玄機、仙境之情節上，而是通過故事，讓說故事的人，很自由的發揮她／他的想像力。故事中的女主角「姊姊」，因著父母的偏心與苦待，讓她毫無自由。這位身為女性的姊姊，為了尋求她自由自在的世界，付出了代價，冒險跳進「地底下另一個世界」。敘事者藉著故事表達了女性心靈深處所期待的世界，是一個父系社會與母系社會、男性與女性平等又平權的世界。沒自由又不自在的女性，是「地上世界」父權社會所造成的結果，女性承受的壓迫與痛苦，也是父系社會的產物。兩性不平權，是女性世界的最痛，兩性同享自由自在的社會，才是女性所要努力尋求的目標。所以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前述故事是達悟族對女性的社會地位，以及女性當有的權力所想像之兩性平權的世界。

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啊！原來上帝的創造，是一個充滿故事的世界，宇宙萬物就是上帝的想像而創造的。如同創世記第一章裡有關上帝創造的描述：上帝「想像」要有光，³光就出現了。這就是光被造的故事。從希伯來人創造的故事裡，世界萬物的被造，不論是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創造，都是經由上帝的想像而造成的，所以上帝是一個很會想像又會思考的上帝。宇宙萬物，就是上帝想像構圖的傑作，人類也是上帝慎密思考的具體作品。而上帝慎思所創造的人是「按著上帝的形像、樣式」被造，而且，是男、女都具有上帝的形像和樣式。從這樣的神學體驗中，我們不難想像，達悟族原住民在述說他們這一則故事時，也是為了他們女性族人「尋求自由自在的平權世界」。

「赫然發現」了女性的世界

我們再回到故事本身。故事說到「地底下另一個世界」，是經由野菜根部下方的「地口」所發現的，特別注意故事以「赫然發現」來形容她們發現另一個世界的心境。「赫然發現」充份表達一個飽受苦待的女性所盼望的轉機，因為它可以轉移她們心中的痛苦。試想一個受盡折磨打擊的人，如果連轉移的機會都沒有了，就是陷入絕望的狀態，她的人生，就是沒有盼望的人生，她的生命，也就是沒有意義的生命了。因此，無論是飽受折磨打擊，還是活在所謂「殘缺的愛」之家庭，她可以藉由「赫然發現」來轉移她心靈的痛苦。

是的，「赫然發現」是達悟族這一個故事的重點之一。它對達悟女性們的影響與啟發，是深遠而且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因為「赫然發現」激起女性意識，打開女性的眼界。至此，女性不再是男性世界的

³ 創世記一：8。

裝飾品，或是附屬品，她們有她們自己的特性，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也就是女人開始做自己的主人。女性不是男性世界的配角；當然男性也不是女性世界的配角，男女都擁有自主權。世界由兩性組成，應相互依存。

說到這裡，或許有人會說，這些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說辭，或是有美化、理想化原住民的兩性關係之嫌！實際上，一點粉飾的說辭都沒有。因為根據早期研究蘭嶼島達悟原住民的衛惠林、劉斌雄說，該族的親族組織除了父系社會外，還有「雙系血親法則」(bilateral cognatic principle)⁴。所謂雙系血親法則，是達悟人獨具的傳統習俗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文化。過去許多人對原住民一直有刻板的印象，認為他們是頭腦簡單、四肢發達、思考落伍，非常不文明的族類。然而，從達悟族「雙系血親法則」此文化習俗的認知，發現其對兩性平權的重視，卻是比現在漢系民族更民主、更文明了。達悟原住民的社會是兩性平權、相輔相成，它是非常文明的雙系血親法則的社會。

打開女性觀點的「地口」

女人世界的「赫然發現」，對女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能夠尊重女性的社會地位，願意聆聽女人的聲音，接納女性和男性同等之兩性平權的地方，就是女性的天堂。與此相反的，處處打壓女人之參與，及壓迫女性尊嚴、刻意建立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，認定女人為從屬角色者，這些地方就是女性的人間地獄。誰在掌控這樣的權力，不論他是政客，或是教會的神職人員，還是家裡面的父親或丈夫，都是女性世界的魔鬼。

故事中女人由「地口」發現女性的世界。由此可見，「地口」也是故事的重點，沒有那個「地口」，就沒有「地底下另一個世界」的故事，沒有這個故事，也就沒有今日達悟族原住民兩性平權的傳統文化了。

既然故事中的「地口」是故事的重點之一，那麼「地口」象徵什麼樣的意義？「地口」又與女性的觀點有什麼樣的關連呢？「地口」象徵著女性的眼光，她能看男人所看不到宇宙另一面的真理。「地口」意謂著女人的觀點，透過女人的眼光去看世界。實際上，在父權社會的制度裡，只從男人的眼光看天下，因而常常把女人的經驗，視為主觀的、不真實的，男人的經驗則被當作真實知識的經驗。

毫無疑問的，這就是這個故事所要呈現的女性觀點。女性眼光的「地口」，被野菜的根部所堵住了，它不只是暫時性的被封，而是長久的歷史了。其實自有人類的歷史以來，父權社會就一直主導人類的社會。於是女性觀點的「地口」，向來就被堵住。女性一直被壓制得沒有聲音，沒有意見，沒有自己可以呈現的舞臺。從事女性主義的人們，就以此為出發點，認為女人被剝削，是女性最重要的問題。因此她們指控：「男人的權力限制了女人的行動自由，因為，男人比女人擁有更多經濟、文化、與社會的資源。」⁵

是的，展現女人潛力的歷史舞臺之「地」，說出女人痛苦與需要之「口」，都給堵住了。換句話說，女性世界之「地口」，完完全全地被男人的權力封住了。然而，耶穌基督來到世上，宣告上帝國的福音是「叫被擄的，得釋放；失明的，得光明；受欺壓的，得自由。」這不就是要將女性從一個被男性宰制的社會，處處受壓迫、輕視，自主權被剝奪的處境中解放出來嗎？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不也是在擔當女性的憂患，參與女性的受苦與奮鬥嗎？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也這樣告白：藉著「信」，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，奴隸或自由人，男人或女人，在基督耶穌的生命裡，我們都成為一體了。耶穌復活的大能打開了女性觀點的「地口」，成為女性地位、尊嚴提升的一個轉捩點。女性的觀點被打開了，女性的

⁴ 衛惠林、劉斌雄著，《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》，台灣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，1962年，頁55。

⁵ 同上引書，頁19。

眼光被解放了，這是多麼令人雀躍的喜訊啊！我們的社會有了女性的參與，重視女性的經驗，兩性平權就不再只是理想而已；我們的信仰與神學，加入了女性的觀點，也會變得更充實完備。